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四十二回 李藥師決水淹夏兵 劉黑闥造讖稱漢帝

詩： 奪跡蓬蒿據要途，巍然南面即稱孤。

既聞晉鹿歸劉氏，魯見群蛇避寄奴。
一代衣冠成蒿土，六朝宮殿又荒蕪。
誰知五十餘年後，又被奸臣作篡圖。
游水東流繞故城，滔滔猶似帶哀聲。
諸王空負奸邪念，王粲能存忠義名。
謾說黃金同土價，應知赤膽自天成。
可憐二十三年後，國祚凌夷篡弒生。
一時乘亂起江濱，四十餘年幸即真。
曲法既聞容亂賊，捨身曾見屈胡神。
月明建業空流水，花落台城已暮春。
莫怪奸雄陳相國，當年隨質自相尋。
殿閣凌空慢彩霞，君臣逸豫作生涯。
軍中不識韓擒虎，座上惟聞張麗華。
玉燭高燒長夜飲，錦箏低按後庭花。
東南王氣金將盡，猶信長江護國家。
歌幾首六朝詩，說一回唐王傳。

不題唐營得勝。再說夏王人馬乏食，數次交戰，兵勢失利。況晝夜又酷熱，軍士喘息昏沉，盡皆疲憊。那洛陽被唐兵圍久，城中乏糧，兩不相救。夏營熱蒸，又無糧草接濟，將遠近鄉村米麥牛羊豬犬，擄掠一空，人馬大半餓死。夏王心內憂煩，與高士雅眾將商議：「缺乏兵糧甚急，王亞虎趨糧去久不來。況每年天暑，不似今歲這等酷烈，軍士多病，難與唐兵交戰。我欲遣人與秦王講和，復修前好！」高雅賢說：「主公所見甚當！」夏王即時修書，差王援到唐營去。王援一騎馬，徑到虎牢關。唐朝巡哨馬報入秦王，秦王令他進來。王援行進帥府，見秦王叩頭，呈上夏王書。秦王觀覽已畢，聚集將佐商議。參謀郭孝恪曰：「玉世充勢已窮蹙，求援於人，竇建德運糧未至，士卒垂死，此天意欲兩亡之也。不過旬日間，兩王皆就擒矣！」秦王聽其言，不准講和。王援回營見夏王，稟復秦王不准講和。建德低目沉吟，悶悶不語，一個盹睡著了。夢見自手將一粒豆撒在地上，霎時長成一株豆，開了花，結了豆。忽然遇著一頭牛，和根帶葉都吃下去。夏王即時驚醒，心下不樂：「我姓竇，怎麼那豆子被牛吃？這夢分明不祥！」問近侍官：「什麼時候？」近侍答應：「午正三刻。」夏王納悶在營。

且說唐秦王與李靖商議，調撥人馬將士，喚羅士信、楊武威二將近前，附耳低言吩咐。二將領了軍令，全妝披掛，帶領一支人馬，出了虎牢關，徑往牛口峪地方埋伏。喚長孫順德、高士廉領火銃手，今夜焚燒夏王營寨。喚尉遲恭、張公瑾、屈突通領一支兵，伏於虎牢關東；喚秦叔寶、邴原直領一支兵，伏於虎牢關西；喚侯君集、賈閔甫、柳周臣領三萬兵，伏乾泗水河下流，「今夜候夏營火起，你三處人馬把截要路，剿殺漳南人馬！」一壁廂差旗牌官，吩咐管泗水河上流關的將官，只等夏營火起，敵兵見河中有水，必從此處逃躲，可就放那股閘的水，衝將下來，領回部下軍士，沿河截殺夏兵。調撥已完，眾將全妝披掛，領兵出營，各各分頭埋伏。恰早遙山紅日墜，古寺暮鐘鳴。

到了三更時分，長孫順德、高士廉帶領軍士，直抵夏營叢林之處，把火箭火槍火銃，亂放進營。寨連木樹，火趁風威，數十里連營，刮啞啞四下裡炸將起來。火神方助虐，赤帝正司權。孟德遭危日，齊城破敵年。金鼓喧天，喊聲震地。夏營軍士大亂，自相踏死者，不計其數。天色又熱，火又逼來，人都往泗水河內跑去躲避。上流閘住了水，烈日暴乾，如登平地。卻說那管閘的唐兵，見火燒夏營，即忙開了閘。那股水沖將下來，好似：半空倒下天河水，江面奔騰大海潮。可憐夏營數十萬軍士，被水一時衝來得緊，人眾走不及，都淹死在泗水河內。岸上逃難軍士，又被四下唐兵截殺過來！

烈燄燔營寨，奔流溺夏兵。
銅鑼雷出地，戰鼓海潮鳴。
火炮連天震，塵飛萬馬奔。
鋼刀誅戰士，利斧砍徵人。
槍刺征袍碎，鞭傷掛甲軍。
神壕並鬼哭，鬥暗月光昏。
渾如鑿赤壁，彷彿破王尋。
一陣漳南敗，邦畿化作塵！

夏王與眾將，俱各上馬，無心戀戰，冒煙衝出，四下逃竄去了。

且說眾唐將，直殺到天曉收兵。鞭敲金鑼，人唱凱歌，回進虎牢關。秦王坐下帥府，眾將參見已畢。李靖把水淹夏兵，建德敗逃的話，啟復秦王。秦王大喜，吩咐設宴，享賀功臣不題。

再說竇建德止有十餘騎跟隨，一路煩惱，自想當日不聽諫言，果有今日之難。正行間，前面一座高山，地名牛口峪，有唐將羅士信、楊武威領軍埋伏在山前。哨馬來報：「有一將官，帶領十數騎過來！」羅士信說：「這個必是竇建德！」連忙同楊武威擺開陣勢。羅士信上前大喝一聲：「來將通名！」夏王說：「吾乃竇建德是也！」羅士信說：「我們等候你多時，怎麼才來？」楊武威舉槊劈面刺去，建德乃敗兵之將，無心戀戰，撩斜打馬而跑。楊武威躍馬趕上，飛槊刺去，正中建德的戰馬，倒下地來。軍士齊擁上前，生擒了夏王，鎖禁囚車。正是：生死皆有命，數定不由人。建德入了牛口峪，乃預凶之兆。武德四年，牛口峪生擒竇建德，羅士信、楊武威收兵回虎牢關，參見秦王。

羅成奏說：「軍師令臣等牛口峪埋伏，果然竇建德從此經過，今擒獲回營！」把建德擁到帳前。秦王說：「你這賊！我與你平素無冤，昔日兩邦結盟相好，怎麼擅自起兵助鄭？也有天敗之日！」吩咐刀斧手：「牢鎖囚禁後營，待拿了王世充，與倫一同受死！」

不多時，程咬金、牛進雄、牛進達回關，參見秦王。咬金說：「臣等奉軍師令，到漳南界口，擒賊取糧。果有一將名王亞虎，並軍士盡皆擒斬。探知破了建德，臣等領兵回營覆命！」秦王犒賞眾將。

李靖說：「主公莫耽擱，起兵回河南，破王世充去！」你看：弓如新月旗如錦，人似貌貅馬似龍。大軍一路行來，哨馬報：「河南城到了！」徐茂公帶了眾將，迎接秦王進營。軍屯入寨，將聚歸營。眾總管參見已畢，秦王傳令，著刀斧手把竇建德上好囚車，繞河南城下轉一遭，叫與王世充知道：你借漳南人馬，竇建德被吾拿在此，待拿了王世充，一同斬首！眾軍士把建德繞城叫轉，復回軍門鎖禁後營不題。

且說漳南逃陣的將官高雅賢、蕭規、王援、常克新、董康邁等眾將，於路商議：「我們回漳南見曹娘娘，怎麼答應？」高雅賢

說：「我們且不要回漳南，先到衛州見了蘇定方，與他商議。此人才高識廣，不若邀他同往漳南若何？」眾將說：「總兵之言甚善！」各人縱馬加鞭，徑往衛州城去。十里長亭五里店，千山綠樹萬山雲。有日來至衛州城，直到蘇定方門首下馬，說與管門人役：「我們是長隨夏王出兵的將官，來拜大人。」門上人即忙進報。蘇公見說，整冠束帶，迎進廳堂。施禮已畢，分賓坐下。定方問：「列位大人同駕興師助鄭，不知勝負何如？」高雅賢說：「蘇大人！一言難盡！」被唐朝定計絕糧，水淹人馬，火焚營寨的話說了一遍。定方說：「可憐不信凌敬之言，果遭亡國之禍！如今主公不知失散何處？」高雅賢說：「於路探聽，人都傳說主公在牛口峪地方，被唐家伏兵拿了，存亡未知。我等因失了主公，歸朝不好回話娘娘，大人高才，我等特來請教，就邀台駕同往何如？」蘇定方說：「列位大人！不才乃滴貶之人，去有何干？」高雅賢說：「昔日吳越交徵，越敗，被吳王囚辱。越王得放回國，臥薪嚐膽，愛賢禮士，弔死問孤，謀選西施，進於吳王。後越王舉兵代吳，一戰而滅吳國，皆是越相范蠡之謀，名垂不朽。我等此來，正望大人興復夏室，不必固辭！」定方被請不過，只得應允。一面置酒管待，一面吩咐家童準備行李。定方行進裡面，見了母親，把眾總管接請上漳南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蘇母說：「我兒，你即是謫貶之臣，何必又去？」定方說：「母親！孩兒雖則受貶，忠君之心還在。二則眾官遠來相請，不好推卻。兒到漳南探聽消息就回，母親不必掛念！」辭了母親，與眾官就行。上馬扳鞍，離了魏郡，穿衢過陌，在路行程。

有日來至漳南城，徑到朝前下馬。值門官奏知，曹娘娘傳旨，宣眾官入朝。娘娘問：「你眾將官，怎麼不隨王駕，先自回朝？」高雅賢把中計喪兵的書，一一奏聞。娘娘問：「主公安在？」高雅賢說：「被唐家伏兵拿了！」娘娘見說，痛哭不止。蘇定方叩頭奏說：「臣蒙主公謫貶衛州閒住，今眾將失了主公，拉臣朝見娘娘，再圖興復，替主公報仇！」娘娘說：「眾將既要替主公報仇，必須訪堪任社稷之人，方可建立雪恨。我女流之輩，怎麼管得天下？不幸沒了主公，我自修行去也！」眾官再三哀留不從，曹娘娘辭別文武，入後宮收拾金銀，棄了昭陽殿，隱姓埋名，到村坊中蓋一所草庵，淨發為尼，修行去了。有二宮蕭娘娘，見昭陽正宮出家，也要修行。帶了宮官劉君節，暗藏金鑲玉璽，往後宰門私走出城。且說蘇定方同眾文武，正在朝堂商議建立之亭，只見一個靈鵲在殿上，朝著眾官，連噪數聲。定方說：「這怪鳥叫些什麼？」問軍士取弓箭在手，一箭射去，正中靈鵲。那鵲帶箭飛在半空，靈鵲不見，只見二紙帖掉將下來。軍士們拾起帖來，遞與定方觀看。上寫著：建德新亡國，天機不可逃。

再來完舊日，還有卯金刀。

定方與眾官看罷，卯金刀分明是個劉字，卻不知是什麼人，天機人不可曉。定方說：「止有羨門山一隱仙，年近九旬，姓周名義，人稱周隱仙，他能知過去未來，興衰吉凶之事，只是不肯預洩天機。如今見在西門外，相隔二十餘里。我們齋戒沐浴，同去拜求指教。倘天不絕夏祚，時不可失！」眾官齋戒虔誠，次日清晨，眾官上馬，徑來到羨門山。步行上山，行過數重峰巒，見一草庵，甚是幽雅，蒼松翠柏，碧潤清香，瑤草馨香，紫芝炫耀，竹籬緊閉。眾官輕擊竹籬，見一童子出來，開了竹籬。眾官行進庵中，見隱仙默然坐在蒲團上。定方等望隱仙拜求指教，隱仙以禮相答。定方說：「某等是夏王駕前官僚，因主公興師助鄭，兵喪身亡。要替主公報仇，沒有掌國之君。偶得天數垂示姓劉者，堪繼夏統。不審何等之人，某等竭誠特臨法座叩問，幸為指迷！」言訖又拜。隱仙叫童子取紙筆，寫下四句，密封遞與定方：「列位大人歸朝，方可開看，國君定矣！」眾官拜謝出庵，下了山上馬，徑回朝堂。焚香祝告天地，拆開簡帖，上寫著：漢景傳三九，當朝武將英。

墨中除去土，門內達容身。

定方說：「漢景傳三九，此乃漢景帝二十七代苗裔；當朝武將英，此人就是夏王之臣；墨中除去土，是個黑字；門內達容身，是個闢字。如此詳解，卻是驍虎將軍劉黑闢，合應此人登基！」高雅賢說：「蘇大人！既天命歸乾此人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我們如今擺王駕，就去相請！」眾官一齊來到劉黑闢府中。定方說與管門軍人：「你去裡面通報一聲，說我眾官在此請見大人！」軍士連忙進府通報。其日劉黑闢正在後園鋤菜，轉入後堂，穿了公服，出來迎接。眾官進前廳施禮，分賓坐下。看黑闢容面，果是異常；面如紫玉，耳似垂珠。龍眉鳳目，虎背熊腰。丰姿磊落，石中美玉豈虛傳；氣宇軒昂，海底明珠非謬語。端厚本非庸俗輩，崢嶸自是帝王枝。

劉黑闢說：「列位大人！主公既兵敗遭擒，存亡未保，娘娘又棄宮修行，況無繼統儲君，社稷付托何人執掌？」定方說：「我與眾官同僚，卜於天地，合應將軍建國為君！將軍乃漢室金枝，帝王苗裔。以此特來相請即位，恢復夏室，報不共之仇！」劉黑闢說：「列位大人！你我俱是一殿之臣。有何德行，敢臨君位？選擇有德望者居之！」定方說：「天命歸幹將軍，不必固辭！」眾官近前，簇擁黑闢出府，上了車駕，徑入東華門別殿安下。定方選下吉日良時，黑闢香湯沐浴。尚衣監進上冕旒袞衣，冠帶已畢，眾官把劉黑闢請進長朝殿坐下。龍旗彩幟，掌扇黃旗，玉爐香霧，丹陛鐘鳴。六龍殿，擺列著月斧金瓜；五鳳樓，環繞定錦衣繡襖。文武百官，三呼萬歲，朝賀新君。改元大漢元年，東漢王即皇帝位、迎何夫人為正宮皇后。傳旨宰牲祭天享地，文武俱加爵賞不題。

建德威權國已亡，漳南黑闢又稱王。